

2007

SELECTED CHINESE ESSAYS 2007

李 静 编选

中国
随笔
年选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200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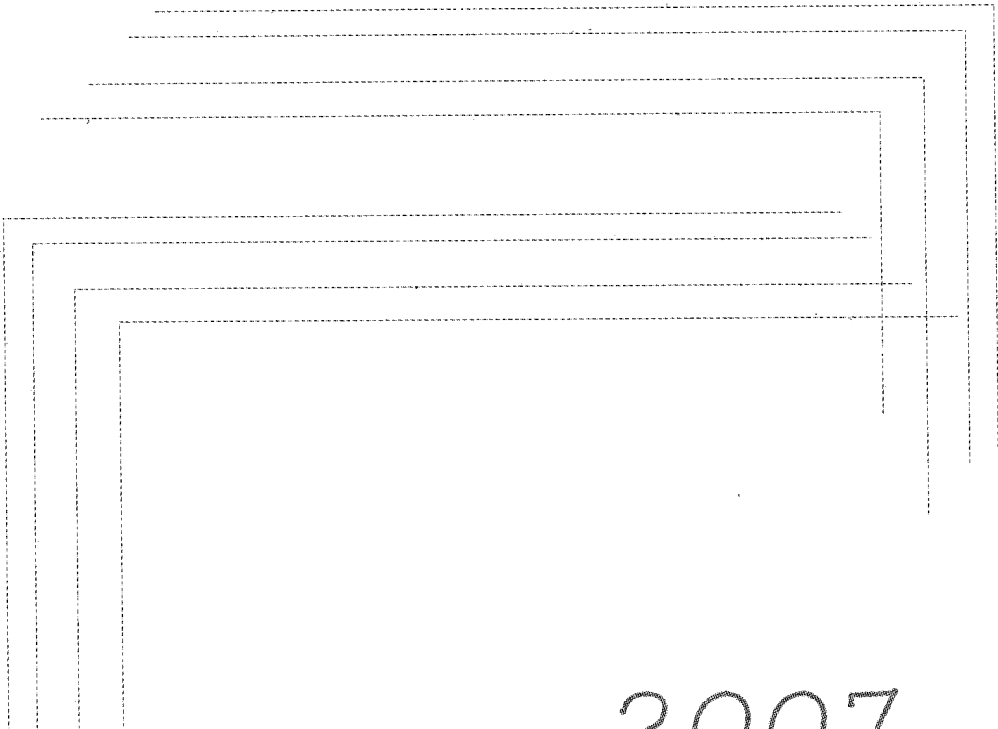
SELECTED CHINESE ESSAYS 2007

李 静 编选

中国
随笔
年选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

2007

中国随笔年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07 中国随笔年选

李静编选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 1

(花城年选系列)

ISBN 978-7-5360-5146-1

I. 2... II. 李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7920 号

策 划: 温文认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 林 菁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平面设计: 苏家杰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730×1092 毫米 16 开

印 张 19.25 1 插页

字 数 420,000 字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0,000 册

定 价 3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序

这本书里的文章，皆选自去年十月至今年十月的报刊、图书和网络，算是对我们过去一年热闹与不热闹的精神生活，所作的一份不完全记录。

这一年，自由作家王小波逝世十载，青年所蒙影响日见其深，祭悼之声遍及南北；同时，另一位王姓作家，当年以“痞”为旗，而今拒不认账，隆隆复出后旋即沉寂。于丹老师虽让“孔子很着急，庄子很生气”，仍拦不住红透神州；同时，一本名叫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〈论语〉》的书因平视了孔圣人，而惹起国粹派的众怒。“公祭”泛滥，中西医之争激荡，中西节假日之辩纷起……国学狂热和文化自省之间的冲突，时空倒转般地似要回到“五四”之前。

还可看到：电影界，“黄金”、“太阳”、“色，戒”诸词红极一时；文坛外，一位名叫顾彬的德国汉学家因“垃圾”之讥，招致中国作家、批评家的集体声讨；与此同时，一个名叫“中国文艺复兴”的梦，正被学者和艺术家们焦灼地做着……中国文艺对时代与个人的精神欠账，在看似盲目的争吵中日渐凸显，愈来愈无法赖掉。

本书所收部分文字，与以上诸事多有对话。除此之外，便是沉潜独思之文——或真实关切个人、社会与历史，或走回内心，独对形上而诗意的世界。把它们集拢来，正可为稍纵即逝的一年立此存照。这是一厢情愿的联想。但选家的视野毕竟狭促，不知有多少睿思妙文被遗落在选本之外，对这注定的遗憾，还望读者诸君宽谅。

有人说：我们正处在一个大时代。的确，这是一个并不伟大的大时代，也是一个膨胀而贫乏的大时代。一切都可能流沙和泡沫般逝去。挽救这贫乏和予人以信念的，唯有精神创造者勇猛精进的劳作而已。

李 静

2007年11月7日

目录

李 静 ◇ 序/1

第一辑

王小平 ◇ 艺术的内丹——小波十年祭/1

杨 早 ◇ 狂欢传统及王小波与鲁迅及王朔之关系（外一篇）/10

第二辑

龙应台 ◇ 我看《色，戒》/22

崔卫平 ◇ 坏小子葛优/27

所 思 ◇ 是金子也不发光/35

缪 哲 ◇ 与 H 先生论语文课本书/39

陶东风 ◇ 于丹现象解/41

傅 谨 ◇ 人鬼情未了——老戏新说之十一/53

第三辑

陈丹青 ◇ 鲁迅是谁？（外一篇）——写在鲁迅逝世 70 周年/59

邵 建 ◇ 《晨报》纵火案/71

范亦豪 ◇ 迟到的老舍/78

何怀宏 ◇ 折断的翅膀——阅读路翎笔记之一/87

第四辑

- 薛忆沩 ◇ “大地” 的回报/90
- 林 达 ◇ 国王、“热情之花” 和卡利约的故事/94
- 聂华苓 ◇ 爱情与政治/101
- 李大卫 ◇ 伪花边七则/105
- 景凯旋 ◇ 昆德拉与我们/115
- 朱正琳 ◇ 雷蒙·阿隆的精神气质/123
- 张 闳 ◇ 《在路上》的精神史/126
- 贾晓伟 ◇ 春宵肖邦值千金/130
- 李长声 ◇ 日边杂记（六则）/134

第五辑

- 汪曾祺 ◇ 汪曾祺早期佚文一组/142
- 木 心 ◇ 困于葛藟/150
- 杨 绛 ◇ 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/153

第六辑

- 高尔泰 ◇ 王淑真/159
- 北 岛 ◇ 在中国这幅画的留白处/163
- 林 白 ◇ 水冲的农事——1975年，在时事之外，片断/167
- 王小妮 ◇ 2006年上课记/171

第七辑

任洪渊 ◇ 面对希腊逻各斯的中国智慧

——汉语与拉丁诸语世纪对话的一次语言学准备/177

刘再复 ◇ 红楼悟语/197

李敬泽 ◇ 为小说申辩——一次讲演/216

张新颖 ◇ 海子的一首诗和一个决定/222

周泽雄 ◇ 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（外一篇）/227

第八辑

李 零 ◇ 孔子符号学索引——《丧家狗——我读〈论语〉》自序/234

孙 郁 ◇ 儒的是与非（外一篇）/242

秦 晖 ◇ 不治水，照样要专制：我国数十年“魏特夫批判”的结论/251

邓晓芒 ◇ 何谓“霸权主义”？/260

秦 汉 ◇ 历史“共同研究”的虚与实/267

杨曾宪 ◇ 第三只眼睛看中西医之争/274

李洁非 ◇ 商君的死/280

第九辑

黄一龙 ◇ 我们怎样做祖宗/286

陈 超 ◇ 某“资深编辑”审稿意见八则/290

雷 颐 ◇ 测谎器的哲学原理/294

马 莉 ◇ 对身体的遗忘以及对身体的过分记忆/298

艺术的内丹

——小波十年祭

王小平

岁月如流，转眼又是十年。今日之日，有了许多喜爱小波作品的人，他可谓知音满天下了。在岁月之流中，他激起了一朵不可忽视的浪花，人生如此，复有何恨。

细想起来，人们为什么会喜欢他的作品呢？他的东西不太驯顺，不易得到身居要津人物的提倡，又包含一些率性而为，嘯傲自娱的成分，所以也不大好懂，难以成为大众茶余酒后，点评狎玩的余兴节目。我猜，人们之喜欢他，是因为他的那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。他就像一扇门，通过这扇门，可以进入世界的另一层面。

鲁迅先生评《红楼梦》曰：悲怆之雾，遍布华林，然呼吸而感悟者，宝玉一人而已。这种看法意境高远，能作此语者，鲁老之外，复有几人？贾宝玉可谓一个异类，趣味行径，大异常人。满月时，舍面前诸物不取，专拣花粉之类抓弄。长大后，成了个女性生活的崇拜狂，嗜食胭脂，特别是女儿唇上的那种胭脂。又有女儿是水做的，男人是泥做的，一见女儿，便觉清爽，一见男子，便觉浊臭不堪的惊世骇俗之语。所谓意淫之说，便滥觞于此。他憎恨仕途经济，他人眼中有用的事一概不干，专在脂粉丛中打混。他不痴不傻，也没有神经病，只是在无意之间，进入了一个奇特的心理层面。靠着丰裕的家世背景支持，他得以在这一心理层面遨游，直到现实条件无法维持的一天。于是他从这一心理层面坠落下来。这一摔疼杀人也。随后产生的独特感悟，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

贾宝玉外，天下不寻常的人物尚多。他们各怀不同的情愫，栖居在不同的心理层面。正所谓北山白云里，隐者自怡悦。如果环境允许的话，就这样存在下去，演化成一种新的生活风格。如果得到众人赏识，甚至会成就一段佳话。正如生物变异一样，如果环境允许，一切顺利，就产生一个新的物种。

表面上看来，我们都生活在地球表面，活动在同一空间。而实际上，人们正如深海中的鱼类，各有自己栖息的层次。海鱼在不同的深度游动，觅食，各不相扰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样。有时，我站在街上，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不禁想到：这些人看来混杂在一起，其实各自浮在不同的层次。他们在相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场景，产生不同的印象和乐趣，脑子里转着完全不同的念头。

这里所谓的不同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同，而是指不同的层次，不同的视野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感受可以是很独特的。另一个不同类的人可能永世无法体验，无法分享类似的感受。所谓夏虫不足以语冰，庶几近之。

但是，在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着一种抹杀差异的倾向。于是我们看到精致的灵觉在流失，看到许多人像用模子叩出来的一样，按一种呆板的模式思维，以一种贫

乏，缺乏创意的方式交流，一张嘴就是乏味的剩话，带着一股哈喇味儿。

我猜，人们喜欢小波的东西，是因为他浮在一个独特的很有魅力的心理层面上。这个层次与贾宝玉栖居的层次当然不同，有几个人能享受贾宝玉式的奢侈呢？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都远远背离了仕途经济的层次。在仕途经济的层面上，人们像上了发条的铁皮玩具一样旋转进退，没有率性而为的空间。在这个为我们熟知的世界层面上，人们像动物觅食一样，努力获取生活资源和其他可资利用的资源。这是一个忙乱喧嚣的世界，充满了碰撞和反弹。在这个世界呆久了，我们难免会感到厌烦，难免会渴望一些单纯，优美，异想天开的东西，希望——哪怕一瞬间也好——能进入一个富有情趣的世界层面。

人生几十寒暑，呼吸涵泳，像蜜蜂一样采撷着人生的趣味，而趣味的核心，也随着趣味的结聚而漂移。回想起来，趣味这个东西，实在很像修道者或练气士所谓的内丹。它在一些敏感的心中存在。一开始是不定形的流体，随后是一个默默化育的过程。万物并作，吾以观复。经受感觉的淘洗摩挲，观照幻化中的内景和外景，追随着在朦胧中浮动的意向，此时会有一串冥冥中的神秘感悟，而一个内心的支架，在时光的催化下凝聚成形。

在解释小波何以会有他独特的感受和思维方式时，我想说的，就是他在生活中一直在走着一条特别的道路，一直在探索着精神上可能的存在方式，寻找着自己的适当位置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精神家园。从小时起，一有功夫，他就在呆呆地想着什么，默默地编织结聚自己的趣味核心。这样的心理素质，带有极大的先天成分，虽是后天造成，却是先天注定。事实上，在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扭曲理性，压抑天性，单调贫乏的泛政治化时代，在那个八亿人看八个戏的艺术沙漠里，能产生小波这样的人物，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

说到这里，我不禁想起小时和小波一起读诗的时光。那时的趣味稚嫩，读到魏晋以前的东西，只觉单调鲁钝，像简陋的乐器奏出的曲调，乏善可陈。反而喜欢唐宋之后轻巧纤秣的诗句。如今几十年过去了，一切都打上了时间的烙印。再看当年喜欢过的秦观之辈，但觉雕饰过甚，厚重不足，恰似微云衰草。而李清照绿肥红瘦之类，直如丫角戏语，比之曹孟德的沧桑之笔，高下立判。

记得小波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杜拉斯的“情人”。“情人”一开始就是这样一句话：“我已经老了。”沉重而不经意。然后有个人走过来说：“比起你年轻时的样子，我更爱你备受摧残的容颜。”小波对此感触很深，他写道：（大意）“情人”文章好，译笔也好，岁月沧桑，尽在其中。看过之后，才知道文学中有如此精美的东西。小波这样的感触，使我看到了时间的烙印。能写下，能领悟这样的场景，都需要一种成熟的趣味。残缺之美，可以美得令人心痛，但这是需要几十年的时光才能把握的东西。当然，为赋新词强说愁者不算。

我不禁想起曹孟德的诗句：明明如月，何时可辍，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……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，但为君故，沉吟至今……好东西何须文字华美，这儿的每一句话，都带着一种雍容大度，醇厚而深邃的伤感。这个世界，古老残缺，不如人意，但它仍然美好，甚至比一个完满的世界更为美好。正如一把青铜古剑，剑锷已断，断处是粗糙的裂口，露出斑驳的金属颗粒。但它有一种古锈斑斓的残缺之美，使一切别的东西黯然失色。

经过这样的感悟，再看看今天那些着意堆砌，信笔涂鸦，花里胡哨的艺术，好像看老莱子彩衣娱亲，只觉得滑稽。

谈到小波的精神特质，我把它归因于家族传承，这种家族传承似乎更多地表现在遗传素质的传递上。我们知道，在某些家族里，一些遗传素质会在一代代人身上不断表现出来。这种遗传可能来自父方，也可能来自母方。

小波的母系在山东，但这一族人多是一些甘于寂寞，勤劳本分的劳动者，没有什么奇思异想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艺术天赋。他的父系来自四川。这个家族不太平凡，在可以追溯的几代人中，都出现过禀赋过人，不甘寂寞的人物。他的祖父出身寒微，当年是渠县的一个放牛娃。有一天和他父亲在田中吵架，一怒之下离家出走，跑到邻村，无意间进入了一个学堂。就像许多戏文中说的一样，在窗外偷听老师讲课。随后也像戏文中一样，经过一番巧妙遇合，被老师发现他天赋异禀。几天后，他父亲在学堂找到了他。老师说这孩子聪明过人，不读书太可惜了。于是我们这位曾祖父倾其微薄财力，开始供他上学。没想到过了几年，他竟说读书太容易了，没有意思，又挑起竹篮奔走市墟，开始了他的淘金梦。几年以后，他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。当时军阀混战，火药成了奇缺之物。但山里的一种果实的外壳，恰是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。于是他游说山民，把果壳收集起来，烧成灰，由他出银收买。这种果壳原是废弃之物，于是山民大喜过望，担灰之人，往来络绎于途。这笔买卖似乎做得很成功。据说他每天银元入息，要用箩筐来装，夜夜秉烛，点钱点到三更。于是，这个贫穷的放牛娃，在命运遇合下，竟一变为当地首富。嗣后，他涉足江湖，成了帮会人物，门招天下客，颇有一些草莽英雄豪情。

这段故事，有点传奇小说的味道，但好景不长。后来共产党入川，他接下来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。据说他跳了城墙，摔断了双腿，当时没死，在床上痛苦辗转，又捱了两个星期，终于驾鹤西归。

他老人家有8个儿子。我们父亲排行第三。他和八叔后来都忝为大学教授，按说智力不低，但为族人传颂的却是七叔。据说此人聪明绝顶，双手打得算盘，自学成医，活人无数。一点灵思，竟然能知未来之事。他在27岁那年，料定家族将有大厄，遂有弃世之想，竟绝食而死。这对于一个正当韶华之年的人是极不寻常的。后来他的预感果然应验，王家家产抄没，人丁凋零，八兄弟不剩几个。无怪族人传说，王氏男子多聪颖者，唯天不假年，寿算有亏。这个说法到此为止，但留下了想象的空间：是祖坟风水的原因，还是另一种魔力钳制？假如事情没有临到自己头上，对这种传说我一定一笑置之。但在两年之间，我仅有的两个弟弟正值英年，相继过世，这使我对命运的传说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畏之情。

下面说说我们的父亲。他是一个没有城府，不修边幅的率性之人。似乎有些艺术天赋，少时诗文篆刻，均有造诣。正像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读书人一样，有一种性格躁动，不安于室的倾向。当时正当天下危乱之秋，他觉得男儿立身于世，应该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，岂能营营役役，老死牖下。于是他闹学潮，遭通缉，终于在四川呆不下去，徒步到延安投靠了共产党。他属于那种爱恨分明，不肯妥协的人物，想来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，后来终于受到祖父的株连，中箭下马，淡出官场，党籍也没了。这成了他的终身之恨。

他有一种川人的刚烈之性，越是身处逆境，越是自强不息，从此闭户读书，卧

薪尝胆，想在学术上出人头地。终于以他半路出家的土八路底子，在当时的逻辑界占了一席之地，实现了他“没念过大学，但要教大学”的梦想。

他平日多半板着脸孔，偶尔也爆发出一种愤激情绪。我一直觉得他没有什么浪漫情趣，也没有什么奇思异想。他的得意诗作，多是“不作诗豪作酒豪，试问青天有谁高”之属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是一个性格单纯，情绪热烈粗放，爱作豪语之人，尽管一生受尽打击，仍然顾盼自雄，慷慨激荡，很像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的梁山好汉，但却与细腻的灵觉沾不上边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了他的一份笔记，记载着他早年的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，才彻底扭转了我的印象。它使我意识到，即使有岁月的磨蚀，噩运的摧残，在结满伤疤的心底，仍有炽热的熔岩在流动。

这故事说来话长。大意是有一年他因不满包办婚姻，愤而出走。在前往重庆的水路上，有几个女学生上了船。因旅途寂寞，且大家都是开明学生，意气相投，遂相谈甚欢。其中有一个女学生，成女士，思想敏捷，开朗健谈，给他深刻印象。在路上，成女士给他出了一个谜语：忆当年，绿荫婆娑，自入郎手，青少黄多。捱了多少辛苦，受了多少磨折，莫提起，提起时，泪洒江河。

我父亲素来自负才学，但这回驰骋灵思，搜索枯肠，一猜再猜，屡试不中。为遮羞脸，佯作上岸买花生，但回船时仍无头绪。这时船家插言道：你们读书人的事情我本不懂，但这位小姐说的，似是我船上用的一件东西。我父亲忙问：是何物？船家道：好像就是我手中的竹篙。我父亲心中一动：这船篙与谜面实在契合无比。眼看船家篙起篙落，提起时，水珠点点滴滴，像泪水一样坠入河中。这个谜语词句清丽，内蕴一股哀怨之气，荡气回肠。不禁对那位女学生的兰心蕙质大为佩服，自此情根已种。到成都后，他们时时往返，遂同堕爱河。这段情缘，就始于那个哀伤的竹篙之谜。当时谁能料到，这哀怨的谜语竟一语成谶。

当时日寇进犯，二人都是热血青年，遂相约联袂北上，到延安参加抗战。但临期又有变故。成女士家有寡母，彼此相依为命。而母亲病重，难以成行。于是二人洒泪而别，从此天各一方，唯有书雁往返，互道思念之情。随后是年复一年，说不尽的相思磨折。

为了不负前方抗敌的情侣，成女士在四川加入救亡活动，鞠躬尽瘁，积劳成疾，肺病一日重于一日。吾父心中惨痛，曷可言表。最后等到的是诀别的书信。成女士香销玉殒。这一段爱情，以生死离别的惨痛收尾。当时我父亲身在军营，披坚执锐，夜夜垂泪，遥望南天，唯怨天生男女。这一段情愫，刻骨铭心，却无处倾诉，实在是痛断肝肠。再想起当年那个谜语：忆当年，绿荫婆娑，自入郎手，青少黄多。捱了多少辛苦，受了多少磨折，莫提起，提起时，泪洒江河。作为成女士写照，无一句不验，真是一语成谶，难道冥冥中果有定数？造化弄人，莫过于此。

我父亲的一生，坎坷跌宕，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踏进世界，却收获了无数悲伤。是命运之手的捉弄，还是遗传天性的原因？也许两者都有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他不受羁勒的个性，不能和光同尘的内心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是断难讨好，断难“无灾无难到公卿”的。遭遇灾劫是早晚的事，美国人讲话：JUST MATTER OF TIME。幸而晚年时，旧案得到平反，使他的一颗迟暮之心得到不少宽慰。

小波的出生正赶上我父亲中箭落马，遭受贬黜的时候。一场风波，这就是他的名字的由来。我母亲终日以泪洗面。当时他尚在母腹中，无法不直接承受这种悲哀

的影响。他生下来就病弱，而且严重缺钙（他后来把钙片当炒豆吃，这与他最终长成一个一米八四的大个不无关系），骨骼都长得与人不同，而且看起来有点傻头傻脑，我母亲常溺爱地叫他傻波子。小时候，我发现他的思想常定格在一个东西上，然后就陷入冥想，中断了对外界的反应。这使他带有一种呆呆痴痴的神情，很不像他那个年龄应有的样子，站在其他活泼的祖国花朵之间，似乎是一个异类，因此受到了一些误解。

有一次，我和姐姐到幼儿园去接他。老师说：你这个弟弟是不是有毛病呀。你看他在篱笆根底下蹲老半天，不言不语，呆呆地往外看。我一看，果然如此，连忙大叫一声“小波”，没有反应。过了一会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比较正常的孩子。我问他在想什么，他显然没有能力把他想的东西表达出来，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，终究什么也说不明白。

当时正赶上大鸣大放的时候，右派们就要遭难了，但却是我们快乐的大好辰光。那时的大字报贴在席棚上，而席棚无处不在。我们就在席棚下穿来穿去的捉迷藏，经常玩到深夜。那时的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一号，俗称铁一号，曾是段祺瑞政府的所在地，里面有一个西洋风格的钟楼，在我们眼里，就和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一样，很能激起各种怪诞的想象。有时，我们顺着木头阶梯一步步爬上去，看着它内部怪异的轮廓，一直爬到最高的穹顶下，感到一阵阵神秘异样的气氛。这气氛好像从大钟上，从奇形怪状的窗口，从每一件古老的饰物上散发出来，令我们胸口收紧，呼吸艰难，很想做一些疯狂怪诞的事情发泄一下，但又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所以最终什么也没有做。

后来他上了学，但似乎从来没成过一个好学生，总是怀着不服管教的叛逆之心。有一次老师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，他站起来，但两眼平视，一声不吭，不管老师说些什么，弄的老师没奈何他。“坐下，一分。”他就这样吃了不少一分，加以不关心课业，有时功课也不做，所以成绩单根本看不得，因此挨了不少揍。他那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玩，玩得忘情而投入。剩下的就是看书，不管什么纸片捡起来就看，连农作物栽培手册都看得津津有味。

虽然落了个傻名，功课也不好，但兄弟姐妹都知道他绝不傻。他看书奇快，和我比快时回回占先。据他说，他一小时能看一百多页，而我充其量能看六七十页光景。一阵一阵的，他似乎能理解相当深奥的道理——全看他当时的状态，当然这本事绝不往功课上用。可抽不冷子也露这么一下两下的。

数学课他没得过什么好分数。有一回不知什么神经搭错了，居然在学校数学竞赛拿了第一名。当老师把这事告诉我妈时，她说什么也不信，说：你保准弄错了，那不是我的儿子。当我听说这事时，倒一点不觉得奇怪。因为我从来就相信小波是个大智若愚的人，有神鬼莫测之机，早晚会爆个冷门，给大家一个意外惊喜。

小波自小和我投契，一块捣乱，一块挨揍。说来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鸟儿，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平日里偷鸡摸狗，无恶不作，给我爸妈气得不善。

当时正当三年困难时候，经常饿得两眼发直。我们就成立了夜袭队，专在后半夜行动。我们家住在单元楼二层，除正门外，还有一扇门通楼道。这扇门正好在我们俩睡房里，平常是锁着的，但我精通配钥匙之技，这点事还难不住我。

我们深夜开门溜出来，直奔枣树林而去。当时的人民大学校园里有一片枣树

林，平时有人看管，只有后半夜才有下手之机。我还记得我爬到树上，头上是惨白的水银灯光，小波在路边鬼鬼祟祟地给我望风。当时吃的东西万金难买，为争一口吃的能打出脑浆子来，所以偷枣是重罪，抓住后要扭送保卫科治罪。据说一个枣要罚5毛钱，考虑到我们偷枣的数量，罚款将是天文数字，所以望风者万不可少。

我不分青红大把划拉枣子，口袋装满了就用皮带把腰扎紧，顺胸脯子往汗衫里灌。等到肚子鼓得像孕妇模样，赶紧给小波打个手势，爬下树来，往黑影里开溜，蹑手蹑脚摸回家去。灯也不敢开，就在黑影里啃吃啃吃吃起来。有时候没有枣可偷，就掩袭人家的自留地。不管是胡萝卜，变萝卜，一扯一大把，找个水管冲一冲，回家又是一顿美餐。就这样，我们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，不但没饿死，还长出了个好身板。我有一米七八高，小波竟有一米八四，不能不归功于我们的夜袭行动。

那时的人民大学已搬到北京西郊，除了房子外，还有不少草木丛生的荒野之地。也许在大人看来不值一晒，对我们来说却是游玩的圣地。我们在树丛和小山包之间穿行，把自己想象为啸聚山林的好汉。有时和别的孩子打架，打得尘土飞扬，灰头土脸，衣服也扯破了，心中却涨满中古骑士决斗时的豪壮之情。当时营养不良，发育欠佳，我们还是尽量用哑铃单杠之类打熬气力，盼望着瘦骨嶙峋的胸脯上有一天长出一大块肌肉，就可以傲视群雄，独步江湖。

受到尚武精神的驱使，在中国古典小说里，我们醉心于《水浒传》，因为里面有众多令人心仪的豪侠人物。我们把这本书看了又看，直到倒背如流的程度，甚至不由自主地仿效书中的语言，一张口便是：兀这撮鸟，蓐恼杀人，惹得洒家性起时，一索子将你这鸟厮拚扒在这里。

我们甚至醉心于制造兵器。我们造过一支手枪。用硬木做成把手，有些孔洞难以加工，就用烧红的火筷子烫。枪管和枪机用铁管做，连接的地方用焊锡。子弹里灌进炮仗里的黑火药。如何发火是一个难题，我们最后参照吴运铎“把一切献给党”中提到的方法，采用小灯泡里的钨丝，用电池来发火。枪造成了，而且是模是样。我们到小树林里去试射，不敢用手拿着开枪，就把它枪口朝下绑在树上，用绳索拉动扳机。扳机扳动后，一秒钟后才发出枪响。虽然慢了点，在实用上有点问题，但它确是一支有些威力的火器，子弹打进土里有一寸来深，我们也深为自豪。但好景不长，在第二次试射时，手枪爆炸，成了一堆废物，还差点伤了人。

造枪不成，于是小波从旧货摊上找了两把旧锉，将一把在炉子里退了火，用另一把没退火的奋力锉之，想造出一支赖以称雄江湖的宝剑。但因为旧锉太秃，或者退火不彻底，经过旷日持久的努力，只是把剑坯两边磨下去一层。看来宝剑出炉只能是下个世纪的事情。

他平时将这些顽铁像宝贝一样藏好，就藏在他的褥子下面。但有一天被人发现他天天在这堆钢铁上睡觉，与安徒生“豌豆公主”的童话两相对照，他遂得了个“钢铁公主”的美名。豌豆公主的敏感和娇嫩固令人惊叹，他的铜皮铁骨也实在令人拜服。可谓各擅胜场。

那时，革命的重头戏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，但对我们来说，那是另一个星球上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生活在革命的层次之外。倒是花树泥土的气味，自然中的光影转换，景物中隐藏的异种气氛，像谜一样令我们着迷。有许多优美的意韵出现在眼

前，一瞬间真实无比，待你着意捕捉时，它就像烟一样飘散，于是从头来起。这个世界原来有如此丰富的藏品，待我们一一品来，不用心急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

有时，我们坐在阳台上，静静地看着暮色降临。看阳光以无法觉察的细小步伐从这个世界上退去，到处是移动的光斑。想象着远远近近的树林中安详的暮色，农舍中温暖的黄昏，以及随之而来的黑暗中包含的种种神秘，心里同时品味着许多东西。那种复杂的感觉难以言表，心里默默地酝酿着一种令人心醉的动人的哀愁。我们在见证着一个缓慢的吞噬过程，整个世界在黑暗中湮灭无踪，只剩下眼前的有限部分。那些被黑暗吞噬的人又经历了些什么？也许并没有被湮没的痛苦，只是沉浸在温暖的暮色中，体验着一种快意的迟钝和慵懒。这种梦幻会持续很久，直到家人呼唤吃饭的时候。

看到了世界的这一层面，就觉得成人的世界丑陋而荒谬。那些浅薄粗陋的思想，无聊的鸡虫之争，不知为何竟吸引了他们。不能理解他们的灵魂为什么那么贫乏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错过了太多的东西。

诙谐是小波的另一天性。他喜欢笑谑，经常能敏捷地抓住可笑的东西。饭桌上是他驰骋谈锋的地方，时常妙语如珠，以马克·吐温式的幽默，惹得众人喷饭。他对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贝利·费思历险记》，当时叫《顽童历险记》大为倾倒。他把这本书翻了又翻，直到它成为一堆碎片（当时纸质不佳）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那个顽童。如果环境允许的话，他也会划着小木船，溜上密西西比河上的小岛，顶着暴雨在草丛里穿行，爬到木排上，顺着大河漂流而下，学会抽烟，吐唾沫，把饭菜在罐子里乱七八糟搅在一起吃（几年之后，他坚决选择到云南上山下乡，没人知道到底为了什么。只有我能猜出，他是在借此实现那个顽童的梦想。可惜天不作美，他在云南没能享受几天快意生活，就尝到现实生活的滋味。每日吃着粗粝的饭食，口中淡出鸟来，干活累得要死。偷鸡摸狗时不幸遭擒，在农场斗争会上绳索缠身，惨遭批判。最后染上重病，铩羽而归）。如果让他来安排这个世界，他会让一切酸文假醋的东西都去见鬼，把文质彬彬的绅士淑女气得发疯。然而，他又不仅仅是那个顽童，在诗意气氛的沉思与放浪形骸的狂野之间往来跳跃，亦庄亦谐，才是他最喜欢的风格。而这一点，已经体现在他的作品中。

当时的北京郊区，有不少白杨夹道的大路。有一条在双榆树一带，离人民大学不远。在一个春日早晨，我和小波在这条笔直的大道上驾车东行。驾的当然是自行车。其中有一辆年纪和我们仿佛，是飞鸽厂第一批产品，做得粗笨结实，尽管经霜历劫，在我们野蛮的骑行中被撞得有皮没毛，但架子大体完好，仍堪骑行，被我们叫作脚蹬坦克。它的一个脚蹬子朝里弯了一块，每转一圈，就撞在底梁上，发出铿锵之声。

当时我们在有节奏的铿锵声中骑车东进，眼前大道如弦，两边的旷野向远方伸延，真是大块烟景，不禁中心摇摇。我想起古人的诗句，就大声念起来：大道直如发，春日佳气多，五陵贵公子，双双鸣玉珂。小波在旁边纵情大笑。比起诗中的境界，我们眼前的景致差不了什么，只是身穿补丁衣服，骑着破车，与五陵贵公子有一定差距，但这点可以用想象来补足。我们想象自己鲜衣怒马，玉面锦衣，在长安大道上行进。随着马背的颠簸，玉珂轻叩，发出有节奏的清音，若合符节。而脚蹬子有规律的撞击，把我们的想象与现实弥合得天衣无缝。

秋天的时候，我们又在这条路上走过。两旁高大的白杨夹道，空中落叶飘坠，脚下是厚厚的一层。脚下的路好像永远走不到头，我们也愿意永远这样走下去，好像可以一直走到天国。那是一个令人沉溺的境界。我们在不息的穿越空间中陷入梦境，一切都沉入薄暮之中，空气也变得粘稠而滞重。但有些精粹的东西好像就隐藏在眼前的朦胧中，诱使我们一步步走向前去。

当从梦境中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了一个不传之秘，那就是天国和人间，王子与贫儿，古代和现代的间距其实其薄如纸，只要我们愿意，就可以在两重世界间自由穿行。这种意思，好像成为小波的一个思维习惯。在他的历史小说里，他把现实和历史自由铰接，用二者之间的反差和气氛变换制造出一种特殊韵味，传达出他内心的感觉。

光阴荏苒，在日常琐事的卵石沙砾中，是清澈的潺湲流水，而美好的意象，像水面上的闪光，渐渐远去。那时的小波，因为年纪尚幼，没有写过什么东西，但却在积累着美的印象，孵育着自己的趣味，或者说，一颗趣味的内丹。

在我看来，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，都有一颗自己的内丹。他们行住坐卧，都如蚌含珠，默默孵育着这颗内丹，像练气士一样呼吸沉降，萃取天地间的精气，使这颗内丹在感觉的滋养中成长。当内丹大成时，它会以一种奇异的方式与外界发生感应，此时艺术家趣味大成，进入一种高超的境界，谈笑咳唾，皆成珠玉，是没有内丹的人万难企及的。这种内丹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纯美境界的把握，一种至高的品味。它的形成，只能用内省的方式察觉，其中的精微变化，不是粗糙的语言所能把握的，所以也无法建立一门学科对其进行研究。

由于品味游离于文字之外，所以它与学问关系不大。有的人学富五车，品味只是初等。有的人目不识丁，却具有一种灵觉，能与高品位的東西发生共鸣。无论如何，人和人之间存在着品味差别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。人们喜欢小波的作品，实际上是喜欢他的品味。他的东西，虽然有时语涉男女之事，但品味高绝（这一点，以后的人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。我毫不怀疑，他的作品是可以传世的），绝非皮肉滥淫之蠢物（曹雪芹语）眼中的色情描写。

事实上，男女之事，是一件上天赋予人类的恩物，挟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好而强烈的感受。如果用纯净的心态去看它，它就是纯洁的，因为它像风生云起，水流花开一样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但是毫无疑问，同样的事情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，可以以十分丑恶下作的方式进行。所以这仍是一个品味的问题。

我们这个民族，勤劳聪慧，各方面不弱于人。但如果不藏私避讳的话，应该承认，在品味上确有先天不足的地方。从历史上看，皇帝要后宫三千，阉人伺候。有钱人要穷奢极欲，广蓄僮仆，炊金馔玉。官场上贪墨盛行，屡禁难止。小吏们欺上瞒下，胁肩谄笑，恶形恶状。文人们青春作赋，皓首穷经，文字固作得不坏，八股文更是熟手，但真正的学问却少有人问津。普通百姓没有什么本钱，也要包小脚，抽大烟，逛窑子，进赌场，麻将桌边通宵达旦。至于随地便溺，乱抛污物，更是家常便饭。

总而言之，有条件的人要将帆使尽，纯粹为了虚荣心，享受不必要的奢华，全然不顾不幸的同类。而无条件的人则满足于在污泥中滚动，并从中得到畸形的乐趣。就这样，年复一年，改朝换代，但习性依旧。没有人想到可以过一种健康纯正

的生活，换一种比较高尚的品味。

近一两个世纪，国人向西方学习，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。先是学习器械之用，随后是一般技术，再后是科学体系。殊不知西人走上一条先进的道路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一种特殊的品味。当然，西人中种类繁多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有些品味也令人不敢恭维。但有一种品味却十分令人敬佩。

自古希腊起，西人中最出色的头脑不是在聚敛财富，纵情声色，也不是皓首穷经，整理故纸，甚至不是纵横天下，攻城略地。因为这些东西只是图一时热闹，如沙上筑塔，随后就了无踪迹。他们在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：或者怀着宗教式的虔诚在尝试破解世界之谜，或者在不断的心灵震撼中去创造，去接近美的核心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似乎不是为了这个世俗的世界，而是在“为神性织造生动的衣裳”（歌德语）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在思想上力求完美精确，不因为能够满足实用的要求而浅尝辄止，也绝不强不知以为知，建立起看起来包罗万象，实际上含糊不清，破绽百出的体系来唬人。这使他们避免了因无法确定真实与虚构的区别而陷入迷惘，这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困难。在这样坚实的基础上，现代文明才得以建立。西人的傲人成就，实非幸致。

事实上，品味是文化的核心，它最终决定了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对未来道路的抉择。所以，在学习先进文化时，最要紧的是掌握其内蕴的品味，否则其他东西学得再像，终究是得其皮毛。

小波的作品的价值，从一个方面来说，在于他显示了一种独特的高尚品味，一股尘世中的清纯之气。如对自然之美的依恋，对什么是好的文字，好的文学传承的体会，而理性之美，思维的乐趣更是品味高绝。他的文字，有一种内在力度的起伏跌宕，一种舞蹈和音韵之美。小说中的品味比较难于道出，只宜从他的着眼点来体会。这些东西浅者识其浅，深者识其深，唯有缘者得之。而有缘人再传有缘人，这一团精神能量也许就此传递下去，不致泯灭。

（选自《南方周末》2007年4月5日，原有删节，此为作者授权的作品全文）